

大师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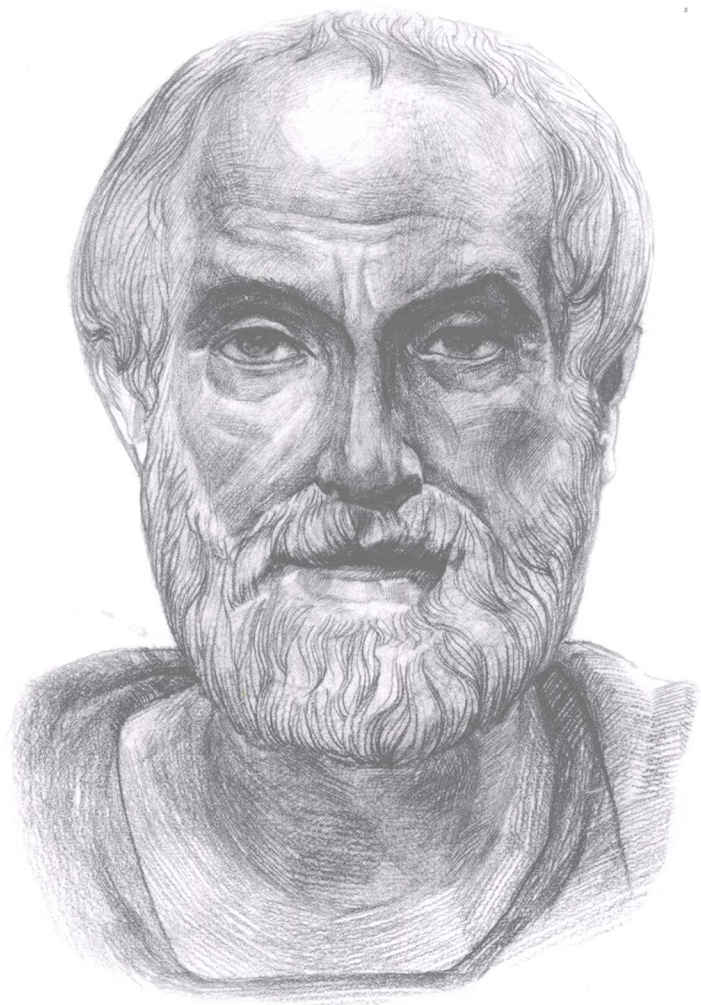


通俗阅读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形而上学

开启人类对存在的思考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著

张 维 编译

北京出版社



· 经典通读 ·
第二辑

形而上学

Aristotle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著

张 维 编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形而上学 /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 张维编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8. 9

(经典通读)

ISBN 978 - 7 - 200 - 07304 - 1

I. 形… II. ①亚…②张… III. 形而上学—古希腊
IV. 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6908 号

经典通读 第二辑

形而上学

XINGERSHANGXUE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著

张维 编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集 团 总 发 行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1.5 印张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978 - 7 - 200 - 07304 - 1/G · 3711

定价: 23.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63973790 010 - 58572393

写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前面

《经典通读》丛书第一辑出版一年了，20册经过全新编译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经典学术著作一经面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赞美者有之——对西方经典学术著作进行通俗化的解读，让普通读者也能了解西方的文化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批判者亦有之——不是大师原著，读来何用？警惕快餐文化向学术圈进逼！

回忆丛书策划时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卢梭、休谟、康德、马克思、牛顿、达尔文等一批对人类影响深远的大师的无限敬畏，以及对其伟大著作的只闻其名未见其详的无比难堪，可以说《经典通读》丛书实现了“大师经典，通俗阅读”的出版目的，完成了把艰涩难懂、鸿篇巨制的学术著作，转化为普惠大众的精神食粮的任务。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10万字左右的通俗读本，有多少人会真的捧起《政治学》、《政府论》、《资本论》、《人性论》、《战争论》、《社会契约论》、《国富论》、《相对论》……并能坚持读完？这就是《经典通读》的功绩，这就是为什么一套20册的学术书能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累计销售30多万册的原因。

可以说学界对《经典通读》的出版是宽容和肯定的，大多



数专家学者开始明白，学术经典不该只是象牙塔中供少数知识精英把玩的古董，它们代表了人类文化思想的精髓，应该发挥其“以文化人”的作用，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些经典，了解这些经典，汲取人类先贤们的文化营养，分享人类思想的丰硕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袁济喜认为，研读西方经典，对于提高国人素质是必要的。中国自古以来便重视知识的通俗化，《三字经》、《千字文》就是经典通俗化的代表。从文化的长远发展来看，通俗的编译本是必然的，也是可取的。就坚持阅读品位、坚持图书导向来说，这套《经典通读》丛书也是很有意义的。

著名经济学家邢国均研究员说：当今多元化的知识结构使得跨学科的研究很普遍。比如经济学研究者可能希望了解一些哲学理论。而有些著作往往篇幅过长，且理论艰深、晦涩难读。如果有可靠的普及本，读者就可以对原著有一个概要性的把握和初步的了解。另外，对于初次接触某一新的知识领域的读者来说，对某些理论的理解可能不是很有把握，通读本就能起到引导的作用，读者可以参照编译者对原著的理解把握这些理论。如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的加速，需要大量国际化人才，而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是国际化高端人才必备的素质。《经典通读》这样的丛书，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成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桢教授还就国学热背景下的西方经典阅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就一定意义而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国学与西学相互碰撞的历史。社会思想潮流的变化也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目前社会上的国学热，其实是我国经济、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国人自信心增强的表现。以前我们看西学可能是仰视，现在可能就是平视了。也正因如此，才更应该将西学名著通俗化、普及化。另一方面，许多著名的国学家都是中西贯通的大家。如著名的清华大学“国学四导师”，他们除了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之外，都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今天研究国学，也要懂得西学。

正如在《经典通读》第一辑的《编者的话》里写到的，“与世界接轨”，首先就该“让思想先行”。除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对西方经典文化也应积极推广。我们就是要打破这种传



播中的壁垒——几十万上百万字的沉重篇幅，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跨度，不同时期的艰深译文。要做到这点，通俗易懂、变繁为简最关键。换言之，再好的著作，读的人少，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想读、能读、爱读！

《经典通读》丛书第一辑的出版，受到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等 100 多家媒体的关注，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等网站也纷纷进行深度报道，其中人民网还针对这套丛书进行了读者调查，让大家发表对这套书的看法。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广大读者非常欢迎这样的作品，认为这是能让他们阅读这些经典的最好办法。而在全国掀起的明星代言《经典通读》活动更是引起舆论关注，众多媒体以大幅版面介绍本丛书和大家投票选出的代言明星。明星与经典学术著作的强烈反差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策划《经典通读》丛书的初衷。当记者在“两会”期间采访票选名列前茅的杨澜时，她表示：系统地介绍西方的人文著作，要看它整体的水平怎么样，如果很好的话，作为公众人物，去推荐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来吸引青少年阅读，我觉得对推广文化也是很好的事情。

几千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经典学术名著浩如烟海，与第一辑的 20 册同样重要的著作还有很多。受到第一辑成功的鼓舞，今天我们又推出了《经典通读》第二辑，使丛书的总册数达到 40 册，涵盖的作者和门类更加齐全和有代表性。

在第一辑中，马克思揭秘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用《资本论》缔造了一个新世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探索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其影响力至今不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创立的“三权分立”学说，是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奠定了西方的国家政权模式；伟大的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注定成为人类挑战宇宙的旗帜！

在第二辑中，古罗马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通过自己的《沉思录》，解析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使领袖和平民都成为他的读者；卢梭从他的自然人性观出发，认为人生来自由、平等，人人都应享受这一天赋的权利，他主张对儿童进行适应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以培养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爱弥



儿》；亚当·斯密期望人类有冷静慎思的能力，而不仅仅受自利的驱动，于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以《道德情操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作了探讨；凯恩斯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第三次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众多国家的经济政策……

《经典通读》第二辑仍然秉承第一辑的出版原则，完全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在保持原作原貌的前提下，将经典大部头进行瘦身，力求提炼出原著精华，在原汁原味中化繁为简地通俗解读大师们的著作。对于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啃”原著的读者来说，这套丛书能满足大家了解原著的基本需要，有“替代”原著的作用；同时，对于想认真阅读原著的读者而言，它也具备了引导的作用，真正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西方学术经典的大门。

同第一辑一样，《经典通读》第二辑的编译者也均为年轻的学者。他们具有较高的外文水平，并且所编译的著作都在其专业研究领域之内，这就避免了已往有些编译者只懂外语而不懂专业所造成的译稿不准确、不通畅等问题。或许有人质疑年轻人的功底，其实，这些人往往只注意功成名就者的成果，而忽略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只要他们有披荆斩棘的勇力，梳理芜杂、条分缕析的细致与耐心，相信他们一定能奉献给我们期望中的经典。请别忘了，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时年龄不过24岁。

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出版之际，我们想重申《经典通读》第一辑《编者的话》中的观点：“编译毕竟不能替代原著。希望阅读完这套丛书后，有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和勇气，并且满怀敬意地去研读经典原著，更为直接地感受和领略大师的精神风采。”

对学术经典的轻松“悦”读是我们的理想，但要真正实现难度却很大。但愿第二辑做得比第一辑好些。不当处，请读者见谅，并欢迎批评赐教。

石岱峰

2008年9月

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

——《形而上学》导读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整个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他还是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人们称其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则称其为“古代的黑格尔”。《形而上学》是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也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的著作。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通过论述本体与本质、形式与质料、潜能与现实等范畴之间的关系，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本体”学说，建立起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对后来的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出生在希腊北方色雷斯的斯塔基拉。当时，色雷斯已经处于马其顿的统治之下。其父尼科马可是马其顿国王腓力普的御医。青年的亚里士多德曾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就读，前后达20年之久。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离开学园到小亚细亚的爱索斯讲学，开始自己的独立的学术活动。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应马其顿国王腓力普的邀请，去担任其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6年，腓力普被刺身亡，亚历山大继承王位，迅速平定希腊等地的叛乱，又挥师向东远征，先后征服小亚细亚、腓尼基、埃及、波斯和印度，建立起



了跨欧、非、亚三洲的大帝国。公元前334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建立起自己的学校，即吕克昂学园。据说，他常常在这里的林荫道上和学生一起散步，同时讨论学问，他的学派因此被称为“逍遥学派”。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突然逝世，雅典人开始奋起反对马其顿的统治。由于和亚历山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敬神，于是不得不逃到优卑亚岛的卡尔西斯避难，次年在那里去世，享年63岁。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当时自然与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的所有领域，包括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工具论》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公元前60年至前50年，由吕克昂学园的第11代继承人安德尼珂编订起来，从而得以流传于世。在编订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安德尼珂把研究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著作编在一起，取名《物理学》，又把一些杂乱的讨论抽象问题的文章编在《物理学》之后，取名为《物理学以后诸篇》。“形而上学”的原意就是“在物理学之后”。此书传到中国后，曾被译作《玄学》，意在表明书的内容和中国魏晋时期的玄学有相似之处，都以超感性、非经验的东西为研究对象。又由于《易经·系辞》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意思是，在有形体的东西之上的，凭感官不能感知的东西叫做“道”，而有形体的、凭感官可感知的东西叫做“器”。据此，严复把“物理学之后”译为“形而上学”。因此，这里的“形而上学”也就是哲学本体论的意思，与黑格尔或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辩证法对立面的形而上学是不一样的。





现存的《形而上学》一书共有 14 卷。由于它不是一部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在有计划的情况下写成的系统著作，而是由后人将一些内容相近的文稿集中在一起编辑而成的，因而各卷之间甚至同一卷中的章节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甚至还有不少重复和矛盾。对于《形而上学》一书的结构，古代的注释家已提出不同的解释，经近代德国学者的研究，大体认为：第 1、3、4、6 卷为第一组，第 7、8、9 卷为第二组，第 10、13、14 卷为第三组，它们构成《形而上学》基干；而剩下的第 2、5、11、12 卷则是插进去的。

第一组的 4 卷是总论，主要研究哲学的性质、对象和范围。其中第 1 卷是全书的序言，先讨论哲学的形成和性质，进而评介前人关于“本原”问题的看法。第 3 卷提出哲学应该研究的 10 多个问题，如个别与一般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全书的基本内容。第 4、6 卷涉及哲学的对象和范围，将哲学分为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第一哲学研究存在本身及其固有的属性，还研究表述存在的最一般的范畴以及各门学科都要遵循的一般公理，如矛盾律和排中律等。

第二组的 3 卷主要是关于“本体”（或实体）的学说。这是亚里士多德本体论思想的集中表述，是全书的中心内容，堪称核心卷。他认为，“存在”的中心范畴就是“本体”，其他范畴是表述本体的。本体是与一切事物相关的“本原”。但在他对“本体”的进一步论述中，亚里士多德表现出他的动摇性：他有时认为“本体”是独立存在的个别事物，有时将“本体”视为普遍本质。亚里士多德还提出“形式与质料”学说和“潜能与现实”



学说，它们和本体学说一起构成其哲学体系的三大理论。

第三组中的13、14卷是对柏拉图及其学派将数和理念看做是独立存在的实体的观点进行驳斥。第10卷是从一般理论出发，论述“一”与“多”等最一般的数量范畴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进而说明各种对立范畴与相反范畴之间的关系。

第2、5、11、12卷仍然是讨论哲学上的问题。第2卷像是另一篇哲学导言的残篇。第5卷列举和解释了30个哲学范畴，被称作“哲学辞典”，可能是亚里士多德早期的论著。第11卷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前8节是3、4、6卷的内容摘要，像是讲授提纲，后5节是《物理学》书中的一些章节的摘要。第12卷，一般认为是亚里士多德较早写成的一篇独立的论文，后来加进去有关天文学等方面的几个片段。这一卷，亚里士多德从运动的源泉出发，探讨可感觉实体和永恒不动实体的问题。他认为，永恒不动的、不可感觉的实体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者，即纯粹的“隐得莱希”，这就是“神”。这部分被看做是亚里士多德的神学。

下面，我们结合国内有关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形而上学》的核心思想作简要介绍：

1. 本体学说

本体学说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核心。在《形而上学》的第7、8、9卷，亚里士多德对本体、形式和质料、潜能和现实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使他在《范畴篇》中的本体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曾经将本体和其他范畴——性质、数量、关系等区分开来，认为只有本体是主体，是其他一切属性（即其他九个范畴）的载体，其他范畴都是属于本体的，是本体的性质、本体的数量……所以本体是最后的主体（或基质）。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其他范畴都不能离开本体而存在，但

是本体却可以离开其他范畴而独立存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本体的“分离性”特征。当然，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本体可以和其他范畴分离，并不是说本体可以根本不具有任何性质、任何数量等等，可以根本没有任何属性，他的意思是本体可以不具有这种属性而具有那种属性。比如，“白”总是某种本体的颜色，它不能离开本体而独立存在；而本体如苏格拉底这个人，他可以是白的，也可以不是白的；他可以从原来的白变为后来的不白。属性可以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而本体不变。本体是“变中的不变”。这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本体具有分离性的意义。

本体既然是分离的，它就是可以一个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是“这一个”；其他范畴都只能表示本体是“如此这样的”，只有本体才是“这一个”。所以，“个体性”是本体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亚里士多德根据本体的这些特征明确指出，具体的个别事物是“第一本体”，此外，具体的“属”和“种”也是本体，但它们是“第二本体”。比如，“苏格拉底”是第一本体，作为苏格拉底的属“人”和种“动物”就是第二本体。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又重新提起《范畴篇》中提到的那几个特征来讨论本体问题，但得出和《范畴篇》完全不同的结论。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以《范畴篇》中提出的“最后的主体（基质）”作为本体的特征，那就不能说具体事物是最后的主体，因为具体事物是由质料和形式组成的，质料才是基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将具体事物中的一切形式、一切规定性都剥掉，最后剩下的就是质料。比如，将一个具体事物的一切属性都去掉，它便只是一个占有空间的，即有长、宽、高的物体，再将长、宽、高去掉，它就成为一个空无所是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质料。既然质料是什么规定性都没有的空洞抽象的东西，又怎么说它是第一本体呢？所以，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更强调他在《范畴篇》中所说的本体的另



外两个特征，即分离性和个体性。如果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形式和具体事物（它是由形式和质料组合而成的）才能有这两种性质，所以，它们比质料更是本体。但如果我们在形式和具体事物之间进行比较，它们中的哪一个本体性更大呢？从表面上看，具体事物无疑具有分离性和个体性，但问题是，具体事物是由形式和质料组成的，它的分离性和个体性不是来自质料，而是来自形式。或者，用亚里士多德更严格的说法，质料只是潜能，只是有分离性和个体性的可能性，形式才具有现实性，是形式使质料的潜在的分离性和个体性成为现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现实先于潜能，形式先于质料，当然也先于具体事物（因为具体事物中也包含潜能）。这样，第一本体的位置只能给予形式，而不能给予具体事物。这样《范畴篇》中的第一本体和第二本体的含义就发生变化，主次关系正好颠倒。

另外，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本体的主要意义就是本质，因而探讨本体主要就是探究事物的本质。他认为，我们要认识一个事物，不但要认识它是如此这般的东西，而且还要问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东西，它之所以是这样的东西是由什么决定的？这就是本质问题。当然，在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本质的思想中，存在一个很大的偏见，他认为事物的本质只能是形式，而把质料完全排除在本质之外。比如，他认为，一个环的本质在于它的圆形，至于它的质料是铜还是木，是与环的本质无关的。一个人的本质只在于他是“两足动物”，而与组成他的血、肉等质料无关。

2. 四因学说

“四因说”是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在他以前的哲学家在研究“本体是什么”的问题时，都是企图探求事物生灭变化的根本原因。他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因说”，认为事物生灭变化归根到底不外乎四个根本

原因：质料因、形式因、运动因和目的因。一个事物的形成首先必须有一定的质料，例如铜像是用铜制成的，银碗是用银制成的，没有铜和银就造不成铜像和银碗，这就是质料因。但是，只有质料还造不成东西，一个事物之所以为一个事物，都有它和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本质，否则世界万物就会混沌一团，没有界限，没有区别，也谈不上生灭变化，这就是形式因。事物的生灭变化，还需要一种力量作为促使它生灭变化的最初源泉，就好像制造品需要有制造者来制造它一样，这就是运动因。最后，任何一事物，它之所以这样还必须有一定的目的，例如散步的目的在于健康，这就是目的因。

亚里士多德运用“四因说”对先前的希腊哲学进行考评，他指出先前的希腊哲学家都在寻求世界的本原和原因，但他们都未研究全部存在的全部的本质性原因，因而常常以偏概全，将部分原因、次要原因说成是全部原因、首要原因。如泰勒士所说的水，阿那克西美尼所说的气，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火，恩培多克勒的元素，都是只用质料因来说明本原；恩培多克勒的爱与争、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则是从元素外寻求动力因；毕达哥拉斯将万物的原理归结为数，是将次要的数量属性夸大为本体；爱尼亚学派说的“存在”和“一”，是脱离现实的抽象的、空泛的规定；而柏拉图学派在可感的现实世界之外设立作为本质原因的“理念”不仅有把世界二重化的危险，而且存在诸多困难和矛盾。

3. 形式和质料学说

亚里士多德在提出“四因说”后，又进一步把形式因、运动因和目的因归结在一起总称为“形式”，因为在他看来，形式、动力、目的这三种原因常常合而为一。这样，形式和质料是结合在个体事物中的两个方面，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形成事物。例如，一尊铜像，是由铜的质料和像的形状结合而成的统一的整体。质料是形成世界万物最基本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底



层”或“基质”，金、木、水、火、砖、瓦、石等，都是这样的东西，世界万物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形式和质料的区别具有相对性，一个个别物体是形式或质料，是由它和其他事物的具体关系决定的。例如，对于土来说，砖是形式，但对于房屋来说它又是质料。

不过，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个别事物是形式和质料组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但形式和质料并不处于同等地位。在他看来，质料不具有独立性和个别性，它只是事物生灭变化所必须假定的东西。事物之所以形成不是决定于质料，而是决定于形式。形式是事物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事物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认为，有所谓脱离任何质料的纯粹形式和所谓脱离任何形式的纯粹质料。但他认为，纯粹质料只是一种逻辑假设，不是现实的存在，而纯粹的形式却是实际存在着的。人的理性灵魂，是这种形式，而“神”更是这种形式。神是感觉不到的永恒的本体，它是一切事物生灭变化的最高原因，一切形式的最高形式。因而，他宣称，以研究本体为主要对象的形而上学（第一哲学）实际上也是神学。

4. 潜能和现实学说

亚里士多德还在他的潜能和现实学说中进一步阐述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他把质料和形式说成是潜能和现实的关系，并用它来说明事物的运动变化。他认为质料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不确定的东西，它还不是现实，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只有当它与形式结合起来，形式给予它以一定的性质，它才成为现实。比如，砖瓦木石在未造成房屋以前，它们只有造成房屋的可能，只有在它们被造成房屋的时候，表现出房屋的形式后，它们才从造成房屋的可能性变为造成房屋的现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然界一切事物的运动就是质料形式化、质料和形式统一起来的过程，或者说是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

不过，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把质料看作消极被动的东西，把形式看作积极能动的东西，认为在质料形式化的运动过程中，引起运动的原因不在质料自身而在形式之中。他把运动的完成称做“隐得来希”，“隐得来希”是运动的结果，运动的目的。这个目的不仅在运动的最后，而且在运动的开始时就存在于事物之中，是推动事物向前运动的最初原因。事物向前运动的目的总是要使自己得到完善，这种逐步完善的结果最后必然要达到一个最大的完善。这个最大的完善，就是神。因此，神是整个世界的“隐得来希”，是推动整个世界运动的“第一推动者”。因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整个世界运动的结果就是一个以神为最后目的的目的论等级体系。



在西方哲学史上，“本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而将本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加以分析并进行论证的，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人。从古希腊哲学始祖泰勒士提出“本原”以后，无论是唯物论哲学家所讲的物质性元素，还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讲的“数”，或爱尼亚学派巴门尼德所讲的“存在”，一直到柏拉图所讲的“理念”；实际上都是讲本体。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把握住本体这个概念，还不能把本体与性质、数量、关系等其他范畴区分开来，常将它们混淆在一起，由此出现不少混乱。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首次把本体和其他范畴区分开来，并在《形而上学》中对本体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建立起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本体论，从而也在哲学史上确立起亚里士多德作为本体论哲学奠基人的历史地位。

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本体学说，对后世哲学的影响深远。在



17 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关于本体的形而上学几乎达到鼎盛状态，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哲学家都讨论本体问题，如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贝克莱、休谟等人，都承认或设定某种形式的本体（实体）。19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非常推崇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在论述诸范畴之间关系时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20 世纪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也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进行深入的挖掘。可见，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所形成的哲学问题，一直是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首次使用概念、范畴的体系来表述哲学思想，即用哲学形式来讲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哲学家对其哲学思想的表述或用诗歌、格言，或用对话的形式，只有到亚里士多德才使用一系列含义明确的概念、范畴来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哲学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努力的开端。时至今日，亚里士多德探讨本体问题所形成的形式与质料、种与属、潜能与现实、本体与性质、偶然与本质等范畴，仍然是哲学常用的概念和术语。

另外，《形而上学》对哲学史的研究也有重要贡献。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对先前的哲学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这种总结不是先前哲学材料的综述，而是以其“四因说”为指导，对先前哲学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是以认识史的眼光来看哲学的，因而可以说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史。



这部西方哲学史上的“开山之作”，无疑是后学者研习哲学所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门槛。但无论是从哲学本身所固有的艰涩和刻板的特性，还是从亚里士多德所生活的年代已经距离我们太为